

重读马雅可夫斯基的《两个契诃夫》

朱逸森

有人曾问过马雅可夫斯基：在俄罗斯古典作家中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契诃夫。^①

一九一四年是契诃夫逝世十周年。年青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撰文纪念，写了一篇题名《两个契诃夫》的文章。在这篇短文中，年青的诗人提到了两个契诃夫。一个是被资产阶级文学评论所曲解了的契诃夫。这个契诃夫似乎是一个“黄昏的诗人”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马雅可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这个契诃夫的存在，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对契诃夫的歪曲。年青的诗人满怀激情地声称：契诃夫是一个“描写平民的作家”，是“坚强而又乐观的语言巨匠”。^②

契诃夫是誉满世界文坛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善于在小中见大，善于从描绘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中来展示社会本质和塑造人的性格。这是契诃夫创作的主要特色，也是他对小说和剧本的写作艺术的创新。马雅可夫斯基在《两个契诃夫》这篇文章中指出，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契诃夫创作的民主性的表现。契诃夫是一个“描写平民的作家”。他把契诃夫的作品与以前的文学相对比：“在契诃夫以前，文学是‘贵族’的豪华私邸中的花房”，而“在契诃夫之后，旧日的美就开始破裂，像穿在神父的胖老婆身上的紧腰衣一样”。^③今天我们从契诃夫全部创作的题材和人物来考察，不难看出，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一观点是不无偏激之嫌的，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马

雅可夫斯基是“社会下层”的诗人，他对契诃夫持有这种看法也是很自然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就从契诃夫的创作经验中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丰富的题材，作家应该脚踏生活实地，从普通人的日常的平凡生活中发掘有普遍意义的题材。在《两个契诃夫》一文中马雅可夫斯基写道：“契诃夫讥嘲了那些只知搜索枯肠来凭空臆想‘银色的远方’的诗人”。^④马雅可夫斯基认为，在契诃夫之后，“作家没有权利再说题材缺乏了”。^⑤契诃夫的艺术成就给马雅可夫斯基的教益是不浅的，使他学会了从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发人深省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讽刺诗《开会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那些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会议频繁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马雅可夫斯基却抓住了这个平常的现象，写诗加以讽刺。诗的艺术效果非常好，甚至列宁在读了这首诗以后也说：“……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⑥讽刺诗《开会迷》所取得的成功，更加证实了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一四年分析契诃夫创作特点时就说过的话：“作家没有权利再说题材缺乏了”。

在《两个契诃夫》这篇短文中，马雅可夫

斯基强调说,文学既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也有别于美术和雕塑。他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契诃夫则是“语言巨匠”,“语言大师”。他在引用了《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说的一句话(“在非洲现在一定是可怕的大热天!”)以后写道:契诃夫有本领“用朴素的‘平凡的’语言创造强烈的戏剧气氛”。^⑦契诃夫确是匠心独造,他用一句话就强烈而又浓郁地表露了阿斯特罗夫在告别亲友时的复杂心情。马雅可夫斯基说,要是换一个别的作家,就可能要写一场“自杀”的场面了。^⑧众所周知,高尔基也曾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这一绝艺。他在观看这场戏之后写信给契诃夫说:“可真是扣人心弦!”若是我们把高尔基的这个反映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分析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在写《两个契诃夫》的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敏锐和强烈的艺术感,而他领会契诃夫的艺术特点也是很深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两个契诃夫》这篇短文中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言简意赅,要精炼。他很欣赏契诃夫遣词造句的技巧:“寥寥数语就能替代冗长的综合句”。^⑨接着他还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提出了一个原则,即“经济原则”。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原则。^⑩大家都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后来在《怎样做诗?》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写道:“应该经常记着,艺术上的经济原则永远是产生美学价值的最重要的法则”。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马雅可夫斯基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个原则。比如他的长诗《好!》即使按梯形来计算,

全诗也不过三千一百余行,然而它却十分成功地反映了翻天覆地的十年变迁,写了苏维埃共和国如何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壮大。毫无疑问,这首诗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和勤奋的结晶,也是他创造地借鉴和学习契诃夫艺术成就的结果。

如上所述,《两个契诃夫》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四年。当年的马雅可夫斯基还醉心于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这篇谈论契诃夫的文章也免不了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并非思想产生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思想”,“契诃夫的作品不过是对各种语言任务的一种解决”之类的说法。但是它们并非《两个契诃夫》一文的主要内容,构成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马雅可夫斯基对契诃夫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点所作的一些独到而又新颖的分析。尤为可贵的是:年青的诗人能排除民粹派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契诃夫的种种曲解和非难,继科罗连柯和高尔基之后,准确而又中肯地评述了契诃夫创作的一些特点。这种对待优秀文学遗产的态度无疑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

① 《苏维埃文化报》,1960年1月30日。

②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俄文十三卷版,第1卷,第299、301页

③④⑤ 同上书,第299页。

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

⑦⑧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00页。

⑨⑩ 同上书,第301页。